

2+86，一个不简单的生态养猪“共同体”

重庆万州以工业化思维探索乡村产业发展路径

新华社重庆11月2日电(记者李勇、陈国洲)2+86,看似简单的数学题,背后却是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生态养猪“共同体”。

在重庆万州,2家业内知名的农业生物企业和当地86个养猪合作社,在统一管理标准、统一技术支持、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市场开拓下,结成了一个让多方获利的“共同体”。记者近日深入万州多个村镇采访发现,这正是当地一直在探索的如何用工业化发展模式,让农业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

这个养猪“共同体”有多大

降温水帘、自动喂食管道、步履式刮粪机、24小时室内环境采集检测……即将完工的万州区龙沙镇马岩猪场处处透露出工业化车间的气息。

“我这里最近招聘了14名工人,建成后年出栏1.2万头生猪,带动周边5个村集体经济、40多户贫困户入股。”猪场负责人郎三奎说。

2018年,万州区先后引进四川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两大生猪养殖和技术服务公司,投资25亿元,采用标准化生产方式,在农村建设86个标准化生态养猪场,形成年出栏100万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产业。

“目前,生态养猪项目已覆盖万州38个乡镇街道,带动2000多人直接就业,140个村集

兰万元圆了『万元梦』

“万元,你现在一年收入能过10万元吧?”到兰万元家牛棚里看过的人常会这样问他。起初,他还会掰着指头算账,别人问得多了,他的回答也变得简单:“能成!”

牛棚里膘肥体壮的20多头牛,是兰万元答话的底气。而就在几年前,他家还是另一番光景。

1953年,兰万元出生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杨河乡串河村。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父母平时随口叫他“圆”,叫得久了,就成了他的小名。

该上小学时,这家人犯了愁。上学要有大名,可兰万元的父母不识字,起不出像样的名字。入学那天,负责给他登记的老师为此挠头。

“算起来你是‘万’字辈,小名又叫‘圆’,大名就叫个‘兰万元’吧。”老师想了半天,把这三个字写在了本上。

兰万元生活的山村地处宁夏西海固地区,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一度有“苦瘠甲天下”之称。在兰万元的记忆里,幼年时难得吃一次饱饭,也因为生活艰难,他小学二年级便辍了学。

上世纪80年代初,串河村实施包产到户,已经成家的兰万元分到十几亩地。夫妻俩都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尽管土地贫瘠,忙活一年也能攒够全家人的口粮。

改革开放不久,“万元户”成了串河村街谈巷议的热词,仿佛一夜之间,兰万元的名字变得“响亮”起来。

“村里人夸我名字起得好,那时候虽然能吃饱饭,但大伙家里光景和万元户根本沾不上边。一年吃穿下来,谁兜里还能剩下几块钱?嘴上说说也就算了。”兰万元说。

兰万元有时想,自己也就名字起得好。

孩子们一点点被拉扯大,由于经济条件差,兰万元的儿子兰金荣也没上过几年学。一直以种地和打工为生的这家人,在并不富裕的串河村里,生活水平也是倒着数。

2014年,兰万元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扶贫干部来了,仔细考察后告诉他:要想富,多养牛。

兰万元小声嘀咕道:养牛吃苦咱不怕,可买母牛、盖牛棚、买饲草哪样不要钱,这些本钱从哪来?

真正撸起袖子,兰万元发现之前想多了:一系列扶贫政策紧跟而来,买牛没钱,政府帮助协调扶贫贷款;盖牛棚没钱,政府给补贴。

“咱自己也是会想办法的人,没有饲草,我就把家里十几亩地全种成了青贮玉米。”兰万元说。

母牛下了牛犊,母牛犊长大了又下牛犊,到了2017年,兰万元家的小牛棚就装不下了。这一年,他在院子菜园后头建起个大牛棚,还把在外务工的儿子也叫回了家。

“养牛比打工挣得多,为啥还要出去?”兰金荣说,父亲和自己没怎么上过学,这是两代人的遗憾,所以他拼了命地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如今,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大学生,手头也没之前那么紧了。

前不久,兰万元从牛棚牵出了2头牛,“换”回了近5万元。“孙子女们一年学费高点也超不过这一头牛,现在家里用大钱就卖大牛,用小钱就卖小牛。”兰万元抬手指向一头半大的牛犊说。

兰万元家日子越过越好并非个例。串河村村委会主任马富财说,如今大多数村民已靠养牛致富,去年,村里还牵头成立了养牛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以更好地带动村民增收。“现在村里一户人养十几头牛已经不是啥稀罕事。”马富财说。

独处的时候,兰万元常会琢磨:按照这几年的势头,再过两三年,家里牛就会超过50头,全家收入估计会再翻一番。

“到时候饲养牛是又不够用了,得再流转些土地种青贮玉米。”兰万元笑着说。

(记者何晨阳、斯赫)

新华社银川11月2日电

体合作社获得收益,近万名农民受益。”万州区农业农村委调研员陈蓉说,通过大企业引领,为乡村产业发展聚集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四川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川东片区总经理彭鹏说,从饲料生产、仔猪供应,到防疫把控、管理标准、深加工销售,做到全过程把控,最终实现一块猪肉由谁生产、猪吃的什么料等等,都可精准溯源。

工业化生产模式,聚拢了生态养猪产业链上更多“共同体”。据了解,目前,围绕百万头生猪养殖,一个年产50万吨饲料基地正在万州经开区开工新建,德康公司后续200万头生猪屠宰暨食品深加工项目正在推进。待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160亿元。

生态养猪链是怎么拉长的

“养了20多年猪,从没见过不用冲洗的猪场。”面对今年初完成标准化改造后投产的新猪场,万州优农益家庭农场总经理向成兵高兴地说,现在他这里的猪过上了“吃益生菌、睡弹簧床、喝中药保健”的“幸福生活”,技术创新拉长了生态养猪产业链。

向成兵说,造成养猪面源污染大的主要原因是需要用大量水冲洗猪圈,废水夹杂粪便难以处理,猪生活在潮湿环境中也容易生病。万州

区引进广西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低架网床、益生菌、异位发酵”养殖技术,将圈舍地板改为有弹性的碳钢“网床”,排到楼下的粪便不用水冲,而是通过自动刮粪器统一收纳到圈舍外,与秸秆、益生菌等深度混合发酵,制成有机肥。与此同时,猪饲料中添加了益生菌和“治未病”的中药材,不但有利于充分消化、少排便多吸收,而且替代了抗生素,实现了绿色无公害。

“新技术在破解养猪环境污染难题的同时,催生出益生菌饲料、中药添加饲料等新产业,纵向拉长了产业链,横向支持了种养循环等其他产业。”陈蓉说。

深秋时节,万州区甘宁镇南浦西苑玫瑰香橙种植园里,碧绿丛中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引得众多客人前来采摘。“玫瑰香橙之所以甘甜味美,得益于有机肥。”种植园负责人杨波说,过去猪场产生的粪肥因含水率过高无法远距离运输和储存,很难真正实现种养结合。新技术将猪场粪肥变成干料,解决了粪肥循环利用难题。据了解,万州100万头生猪每年可产生约25万吨有机肥,可替代50万亩土地使用化肥。

多方受益,潜力还在释放

不久前,在万州区长岭镇安溪村,生态养猪殖产业进行了首次分红。“入股5万元,这次分

红拿了4000元。”贫困户杨祖财领到了分红股金。

安溪村党支部书记张健介绍,当地牧润养殖场与6个村居、24户贫困户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一个村居投资40万元入股,每年能固定分红5万元,以此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贫困户每户入股5万元,每年可增收4000元;另外,猪场还常年就近解决农民工务工10人,人均年务工收入2.5万元以上。

张健说,过去村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没有能力发展乡村公益事业。通过入股生态养猪业,村集体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龙头企业获利,养殖户增收,集体经济壮大,农户分红,真正实现了多方受益。”陈蓉说。

10月26日,德康公司与德国综合肉类食品屠宰加工企业通内斯集团签约,全面打造欧盟标准食品、加快生猪养殖屠宰和深加工的全球布局。

“将来万州养殖的生猪经过深加工后,会销售到欧洲市场。”彭鹏说,依靠龙头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乡村产业获得了稳定可靠的市场,生态养猪产业链的潜力还在持续释放。

新华社广州11月2日电(记者丁乐)徜徉在乡村书吧、欣赏百幅壁画、憩于客栈茶座、嬉于文化部落……近期以来,以文明实践为契机,老村实现新梦想,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观背村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网红村”。

在博罗县,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开展,一批环境脏乱、发展乏力的“问题村”蜕变为整洁宜居、产业振兴的美丽乡村。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博罗县的美丽乡村吸睛无数,全县接待游客10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近6亿元。

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首批试点县之一,博罗县已经建成实践中心1个、实践所18个、实践站378个,“以此阵地网络,调动政府、志愿者、企业等各方资源,老百姓需要什么,文明实践就做什么,需求就是最大的方向。”博罗县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光说。

乡风清,产业盛。博罗县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开展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结合,加快发展特色产业,统筹乡村产业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切实增加村民收入,大大提升获得感。

在博罗县石坝镇三嘉村,三嘉村党总支书记周元赐从江西引入白莲种植。如今,百亩荷塘盛开时吸引游人如织。长期在外打工的曾伟青辞职返乡,通过加工莲子,每月创收近5000元;惠州城区市民朱理伦也被吸引来此创业,养殖小龙虾,开起了小店和民宿。紧邻的广场上,村民唱响了“白莲开,三嘉村人民生活好精彩”的新民谣。

周元赐介绍,村里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联合邻村打造千亩莲子生产基地,将“莲花经济”从种植业延伸至服务业,发展民宿、餐饮等业态。

村落间互帮互助,也互学互鉴。看到泰美镇三径村的金银花示范种植基地的热闹劲儿,石坝镇龙口村党总支书记陈星球经过走访,论证,最终决定也在本村试种30亩连片金银花。

种下金银花,遍地生“金银”。到2020年年底,博罗县10个镇预计将完成金银花的示范种植3000亩,到明年还将扩大种植面积,进而开发各类金银花产品,致力于将产业做强做大。

人人有脱贫门路,户户有增收项目。博罗县的罗浮山脚下,依山而建的客家婆景区越来越旺,景区项目负责人李国强说:“通过创新融合,我们致力于打造客家文化体验与传播基地、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践行科学理论助力乡村振兴。”规模化量产的豆花产品仅供罗浮山附近的直销店铺就辐射近400家,香甜的客家婆豆腐花已成为当地村民的红火营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黄河“孤岛”脱贫了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吕梦琦、解园)尽管四面环水,出入都需要乘船,但山西河曲娘娘滩村87岁的李顺奇仍然坚持住在这个黄河“孤岛”上。两个月前,普查人员进村重新核查了他的脱贫信息,一切都符合脱贫标准。

娘娘滩位于黄河中央,大小约300亩,最多时居住着120多人,村民全部姓“李”。去年,全村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虽受疫情影响,但今年没有返贫风险。

历史上,这里曾是有名的“纤夫村”。由于耕地稀少,村民们大多外出跑船拉纤,到上游拉煤炭等。

“这是老天爷给的生计。”1933年出生的李顺奇说,以前除了种地,娘娘滩只有这条活路。

种地相对安稳。娘娘滩号称耕地有996亩,实际上并没有定数。因为地大部分是“滩地”,黄河一发大水,亩数就减少,水势退去,河滩重新露出来,地又多一些。

李顺奇说,滩地费力不高产,下地干活,人和骡子都得坐船,几百米远也得带一天干粮,亩产却只有几百斤。

“搬船饭的饭,拿命换。”种地吃不饱,村民们只能冒险去跑船。

这是一个又累又危险的职业,也曾经是黄河两岸几千年来抹不掉的贫穷符号。一条木船载重几十吨,四五个人要把身体弓成“弓”字,一路拉到包头,甚至更远的银川,装上货物再顺流而回。

无论种地还是跑船,都抖不掉祖辈相传的穷日子。1980年一场凌汛迫使大多数村民搬上岸,跑船也逐渐退出历史,但村里没有别的产业,村民们越过越穷。

“是精准扶贫救了娘娘滩。”娘娘滩村村主任李占春说,2014年村里识别出贫困人口19户38人,各种扶贫政策相继落地,3年就实现了整村脱贫。

李顺奇就是个最生动的例子。过去,他在黄河里跑了20多年船也没摆脱掉贫穷,现在终于靠兜底脱了贫。他和老伴都享受低保、养老金和高龄补贴,加起来一年有1.7万元。去年,他住院花了5000多元,受惠于医疗扶贫政策,最终只掏了不到300元,因病返贫成为过去。

“现在日子好了,大米、白面吃都吃不完,逢年过节扶贫工作队还上门送慰问品。”李顺奇说。

51岁的李顺奇一家靠生态扶贫和金融扶贫摆脱了穷日子。现在,他当上了护林员,当地政府还帮他贷款5万元入股了一家酒厂,每年加起来能增收11800元。他说,自己原来想打工找不到活儿,现在一年到头闲不住。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脱贫之后,娘娘滩村仍然享受着各种扶贫政策,努力巩固脱贫成果。

河曲县扶贫办主任许旺全说,河曲县2018年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扶贫工作始终没有松劲,今年生态扶贫预计产生劳务费1638万元,光伏扶贫收益400多万元,全县所有脱贫户都有帮扶办法。

“脱贫只是幸福的新开始,现在农村道路四通八达,高速路也修到了县城边,移民新村更有活力,农民脱贫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许旺全说。

火红中国结,红火脱贫路

“中国结艺之乡”山东郯城红花镇的脱贫实践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栗建昌、张志龙、贾云鹏)穿、绕、挑、压,红丝绳在姚成云手里腾挪跳跃,说笑间,一个透着喜庆的中国结部件逐渐成形。在她旁边,几十个编织女工坐在马扎上,同样飞针走线,忙碌而有序。

2017年,郯城县大湖乡大湖村的轩然工艺品厂,生产车间内一派热闹红火,各种中国结的部件,堆放在女工身旁,数百种花色品种的中国结,正是从她们的手中流向全球。

小小中国结,增收脱贫大产业。姚成云是附近姚马庄村的村民,家里种着9亩地,丈夫在外地打工,她既要照看老人孩子,又要在农忙时节管理田地。

“俺一个月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再说在家门口上班,啥活也不耽误,比外出打工强多了。”姚成云边忙着干活边说,笑脸透着幸福。

红花镇七万多人口中,有两万余人从事中国结相关产业。火红的中国结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位于鲁苏两省交界的红花镇,素有“中国结艺之乡”的美誉。中国结编织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拥有600多个花色品种,并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国结生产基地。

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70%左右,年产值达12亿元以上。

记者在轩然工艺品厂样品室看到,房间四壁挂满了数百款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中国结,炫目的中国红配上创意独特的图案和长长的流苏,令人目不暇接。

来自义乌、西安、武汉、银川等地的客商,有的在查看样品,有的在选购订货。工厂负责人王廷祥说:“我们有专门的设计团队,不断推出新品。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正开足马力备货。”

已与工厂合作20多年的义乌客商许正信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来这里集中采购一两次,同时探讨交流市场信息和发展方向,实现合作共赢。

“这里当初是我的委托加工点,后来逐步发展壮大,品种多、样式全,这次来又订购了几百万元的货品。”

红花镇镇长赵安宁介绍,当地聚集了几百家中国结加工制作销售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20多家。在这些企业带动下,全镇形成了30余个中国结编织专业村,有6000余户编织专业户。

中国结编织劳动强度小、可分散加工、集中组装,当地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通过为贫困户设专岗、送货上门再回收等多种途径,已带动130

余户贫困户实现就业增收、稳定脱贫。

渠沟村贫困户房绍粉因家人患病而致贫,除照顾家人外,她只要有空就会来福来祥工艺品厂编织中国结,一个月能收入500元左右。

“我年纪大点,能做的活有限,虽然挣得少点,但也能补贴家用。再说做这个手艺一点也不累,还可以和好几个老姐妹一起说说话,不闷得慌。”房绍粉说。

红花镇扶贫工作队队长柏慧介绍说,他们有意识引导当地企业为贫困户送原料、送编织样式、送生产技术、统一上门收购销售,让近百名年老体弱的贫困群众轻松实现了居家就业,找到了脱贫门路。

院南村贫困户郑怀玲患有肢体二级残疾,行动不便。经过